

學

林

二





林 學

(二)

撰 國 觀 王

學林卷第三

名諱

夏商無所諱。諱自周始。然而不酷諱也。五子之歌曰。太康尸位。以逸豫滅厥德。胤征曰。惟仲康肇位四海。此皆稱其君之名也。太甲既立不明。伊尹放諸桐。三年復歸。伊尹作太甲三篇。沃丁既葬。伊尹于亳。咎單遂訓伊尹事。作沃丁。此臣以其君之名爲書之篇目也。然則夏商無所諱可見矣。周文王父也。武王子也。文王名昌。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。使羞其行。而邦其昌。是斥其父之名也。武王祖也。穆王孫也。武王名發。穆王作罔命曰。發號施令。又作呂刑曰。發聞惟腥。是穆王作誥命自斥其先祖之名也。周康王名釗。而孫有昭王。此立諱之字。與祖先之名同音者也。周昭王名瑕。而春秋時有彌子瑕。與孔子同時。周穆王名滿。而定王時有周大夫王孫滿。此臣用其君之名以爲名者也。魯獻公名具。魯武公名敖。范獻子聘於魯。問具敖二山。魯人對曰。先君獻武之所諱也。而春秋時魯大夫有公孫敖。與魯武公同名。在武公之後。是與國君同名也。然則諱自周始。而不酷諱可知矣。晉僖侯名司徒。故廢司徒而改爲中軍。宋武公名司空。故廢司空而改爲司城。凡此類。雖或諱之。鮮有避者。秦漢以來。始酷諱矣。秦始皇名政。故正月讀音征。而書史釋音皆音正月之正爲征也。漢高祖名邦。故史記前漢書不用邦字。凡邦字皆改國字也。呂后名雉。前漢呂后紀注曰。雉之字曰野雞。故漢人文字皆謂雉爲野雞。史記封禪書曰。野雞夜聲。前漢郊祀志曰。

野雞夜鳴。杜鄴傳曰：野雞著怪。若此類是也。漢文帝名恆。前漢地理志常山郡。張晏注曰：恆山在西。避文帝諱。改爲常山郡。自此北嶽恆山改爲常山也。漢景帝名啓。故史記改微子啓爲微子開之類是也。漢武帝名徹。故微侯改爲通侯。蒯徹改爲蒯通。史記天官書改循車徹通之類是也。漢宣帝名詢。故荀況改爲孫卿之類是也。宣帝紀。元康二年。詔曰：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。朕甚憐之。更諱詢。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。蓋宣帝爲皇曾孫時。名病已。至是改爲詢。其詔曰：令前者赦之。則令以後觸諱者罪不赦也。漢元帝。王皇后父名禁。王莽諱之。改禁中爲省中。前漢孔光傳曰：孔莽嗣侯。避王莽更名均。後漢光武名秀。故秀才改茂才。光武叔父名良。故東都壽良縣改爲壽張縣之類是也。漢明帝名莊。故姓莊者皆改姓嚴。前漢藝文志。莊忌改爲嚴忌。莊助改爲嚴助。莊尤改爲嚴尤。又五行志。春秋莊公改爲嚴公。楚莊王改爲楚嚴王。異姓諸侯王表。秦昭莊改爲昭嚴。又班固敘傳。謂老莊之術爲老嚴之術。謂莊子謂嚴子之類是也。漢殤帝名隆。故前漢地理志河內隆慮縣改爲林慮縣之類是也。漢安帝父。清河孝王慶也。凡慶姓者皆改爲賀氏。鍾慶純改爲賀純之類是也。司馬遷父名談。故史記不用談字。而改趙談爲趙同。范蔚宗父名泰。故後漢書不用泰字。鄭泰。郭泰傳皆改爲太字。而兩傳文並稱鄭公業。郭林宗。蓋避泰音而呼其字也。按後漢安帝名祐。而後漢書有朱祐。吳祐。劉祐。殤帝名隆。而書有劉隆。伏隆。王隆。靈帝名宏。而書有衛宏。蔚宗於漢臣名犯漢帝之名則不改避。而犯其父之名則改避。何私於父而略於君耶。魏武帝名操。故杜操改爲杜伯度之類是也。晉文帝名昭。故王昭君改爲王明君。經史中昭穆之昭本音招。以避晉文帝諱。皆

呼昭音韶。徵招角招亦音爲韶。而經史釋音並音昭作韶矣。北齊文宣太子名商。改商州爲趙州。石勒諱胡字。故本草呼胡葵爲香葵。呼胡瓜爲黃瓜。又諱勒字。呼羅勒爲蘭香。羊祜牧荊州。荊州人爲諱其名。改戶曹爲辭曹。孔安國父名愉。安國除侍中。乞不與侍中王愉連書。王舒授會稽內史。以父名會。求換他郡。於是改會爲郁。舒猶不得已而行。張稷爲永寧太守。以父名永。故改永寧爲長寧。王彧字景文。名與宋明帝諱同。故景文以字行。孔靖字季恭。名與宋武帝祖諱同。故季恭以字行。王懿字仲德。王劼字元德。當晉太元末。徙居彭城。以懿字犯晉宣帝名。劼字犯晉元帝名。故王仲德。王元德兄弟皆以字行。謝裕字景仁。褚裕之字叔度。張裕字茂度。以宋武帝諱裕。而三人名皆與宋武帝諱同。故皆以字行。隋室諱忠字。改中書省爲內書省。凡中字皆改爲內也。隋煬帝名廣。故廣平郡改爲永平郡。廣宗縣改爲宗城縣之類是也。唐高祖之祖名虎。父名昉。故唐人文字改虎爲武。改昉爲景。唐高祖名淵。故劉淵改稱劉元海。戴淵改稱戴若思。公孫淵改稱公孫文懿之類是也。唐太宗名世民。故唐人書世爲士。書民爲巨。又改葉爲柰。以避世字。改昏爲昏以避民字。而唐人文字皆改民爲人也。唐高宗名治。故唐人文字皆改治爲理。武后名曩。音照。故高宗懿德太子名重照。改名爲重潤。而鮑照文集改爲鮑昭之類是也。武后父名士彘。韋思謙本名士約。以近武后父名爲嫌。而以字行。唐明皇名隆基。故睿宗子惠文太子隆範。薛王隆業皆去隆字之類是也。唐睿宗名旦。張仁愿本名仁亶。以近睿宗諱。改爲仁愿之類是也。高宗子封孝欽皇帝名洪。徐有功名洪敏。以避孝欽皇帝名。而以字行。唐憲宗名純。故王純改爲王紹之類是也。唐穆宗名亶。故亶州改

爲鎮州之類是也。李涵擢太子少傅。呂渭建言。涵父名少康。當避。源乾曜以父名師民。不拜太子少師。賈曾以父名言忠。不拜中書舍人。李賀父名晉肅。有言賀不當應進士舉者。韓愈爲作諱辨是也。朱溫祖名茂琳。改戊爲武。至今北人呼戊爲武。又溫父名誠。溫篡唐居汴州。人爲諱城字。故韋城。考城。昨城。襄城等縣。至今但呼爲韋縣。考縣。昨縣。襄縣也。李克用父名國昌。克用立州縣名。有昌字者。悉改避之。又人名有昌字者。亦改避之。高季昌改爲季興之類是也。自秦漢以下至五代。其酷諱可知也。夫名者所以別同姓。而欲知其宗系之次也。前漢高祖十年。徙代王如意爲趙王。平帝元壽二年。立代孝王元孫之子如意爲廣宗王。且劉氏同宗而同名如意。何以別之哉。唐書。太宗子紀王慎。慎之子義陽王名琮。而奉天皇帝名琮。又太宗子鬱林王名恪。而憲宗子建王名恪。且李氏同宗而同名琮。又同名恪。何以別之哉。夏商之時。質質則事簡。故無所諱。周之時。文則事備。故有諱而不酷諱也。秦漢以來。文乎文者也。文乎文則多事。多事則疑。疑則爲之防也密矣。此其所以酷諱之也。

古今人表

前漢書古今人表別九等之敍。而最下第九等謂之愚人。班固以不道之君。逆惡之臣。皆置之九等。此貶惡勸善之意也。桀、紂、妲己、管、蔡、幽、厲、州、吁、趙高之徒。皆在九等。宜矣。而鯀與周平王亦在九等之列。蓋鯀在舜之時。羣臣僉舉以爲可治水。則其才智固已素稱於朝。不幸而績用弗成。則智有所困。而力有所不足。故也。舜殛鯀。所以戒羣臣。使後之治水者不可踵鯀之無功也。然則鯀非愚也。譬猶戰而敗績耳。戰而

敗績。豈遽爾爲愚人耶。周平王爲西戎所逼。是時周室已弱。不能枝梧。故平王東遷以避之。迫於不得已也。平王非不道之君。繇非逆惡之臣。班氏列在愚人之等。則誤矣。又如荀卿居第二。而孔子弟子則居第三。老子嘗爲孔子師。乃居第四。列子者有道之賢。莊周嘗師之。乃與師曠。扁鵲同居第五。孔文子爲孔子之所稱美。而反居第七。如此之類。升降不倫者。不可勝計。奚足以盡公議耶。表無漢人。則是有古人而無今人。豈書未成歟。

桐馬

前漢禮樂志曰。師學百四十二人。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。李奇注曰。以馬乳爲酒。撞桐乃成也。顏師古注曰。桐音動。馬酪味如酒。而飲之亦可醉。故呼爲酒也。又前漢百官公卿表曰。武帝太初元年。更名家馬爲桐馬。應劭注曰。主乳馬。取其汁。桐治之。味酢可飲。因以名官也。如淳注曰。主乳馬。以韋革爲夾。梟受數斗。盛馬乳。桐取其上肥。因名曰桐馬。今梁州亦名馬酪爲馬酒。晉灼曰。桐音挺。桐之桐。觀國按。桐馬者。乃官號。非酒名也。前漢百官公卿表曰。太僕掌輿馬。有家馬令五丞。一尉。顏師古注曰。家馬者。主供天子私用。非大祀戎事軍國所須。故謂之家馬。武帝太初元年。更名家馬爲桐馬。則改家馬之官名爲桐馬耳。若然。則太僕有桐馬令一人。有桐馬丞五人。有桐馬尉一人。其所治亦主供天子私用之馬。則桐馬者。乃太僕之屬官也。字書曰。桐。擁也。引也。以擁引其馬爲義。故曰桐馬。禮樂志曰。師學百四十二人。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者。乃是以七十二人給事太官。令役以造酒而供桐馬官也。以禮樂志上下文考之。可

以見志曰。河開獻王獻雅樂。至成帝時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開樂。其弟子宋煜等上書言之。事下公卿。以爲久遠難分明。議寢。是時鄭聲尤甚。哀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。及卽位。乃下詔罷樂官。在經非鄭。衛之樂者。條奏丞相孔光。大司馬何武奏。其不應經法。或鄭。衛之聲。皆罷。其名號數十。或罷或不罷者也。師學百四十二人。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。其七十人可罷者。蓋師學乃習學之有祿食者也。師學百四十二人者。尤員如此之多也。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者。以此七十二人撥隸太官。使之役之。以造酒。而供桐馬之所用也。蓋桐馬令五丞一尉。其官吏必多。當時桐馬所用之酒。太官令供之。故給此七十二人。使從役於太官。而使之造酒。而其七十人則罷而不用。蓋師學百四十二人。以七十二人撥隸他局。而其餘七十人又罷而不用。是師學百四十二人。皆省而不在樂府矣。此皆不應經法者也。哀帝疾鄭聲。而省樂官。本志首尾甚詳。而諸家注釋漢書。乃以桐馬爲酒名。則誤矣。志曰。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。給祠南北郊。又曰。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。又曰。鄭四會員六十二人。一人給事雅樂。六十一人可罷。凡此皆稱給。蓋給屬別局。與給太官之給同也。如諸家注釋漢書者。乃以給爲給酒。則愈誤矣。顏氏家訓牽於漢書注釋之說。不能稽考辨明。而卒取撞桐之義。又謂桐爲桐。當桐花開時造馬酒。其鑿愈甚矣。

耳孫

前漢惠帝紀曰。太子卽皇帝位。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。及當爲城旦舂者。皆耐爲鬼薪白粲。應劭注曰。耳孫者。元孫之子也。李斐曰。耳孫。曾孫也。晉灼曰。耳孫。元孫之曾孫也。顏師古曰。耳孫。諸說

不同。據平帝紀，諸侯王表耳音仍，仍耳聲相近。蓋一號也。觀國按：平帝紀曰：元始五年立梁孝王元孫之耳孫音爲王。又諸侯王表梁孝王表曰：元始五年二月丁酉，王音以孝王元孫之曾孫紹封。然則漢書在紀言耳孫，在表言曾孫，當從漢書以耳孫爲曾孫是也。若以耳音仍，則誤矣。又匈奴傳曰：握衍胸鞮單于者，烏維單于耳孫也。以匈奴傳考之，自烏維單于而下，或立弟，或立子，以世次定之，則握衍胸鞮單于與烏維單于之曾孫同行，又以知耳孫者曾孫也。

文身斷髮

史記周本紀曰：古公亶父有長子曰泰伯，次曰虞仲。太姜生少子季歷，季歷生昌，有聖瑞。古公曰：我世當有興者，其在昌乎？泰伯、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，以傳昌，乃二人亡如荆蠻，文身斷髮，以遜季歷。應劭注曰：常在水中，故斷其髮，文其身，以象龍子，故不見傷害。觀國按：禮記曰：東方曰夷，被髮文身，有不火食者矣。南方曰蠻，彫題交趾，有不火食者矣。西方曰戎，被髮衣皮，有不粒食者矣。北方曰狄，衣羽毛穴居，有不粒食者矣。泰伯、虞仲知古公之欲立季歷，以傳昌也，乃奔荆蠻，文身斷髮，蓋自同於蠻夷之習，以示無爭立之心，乃得以全其生也。使二人不奔荆蠻，則見忌於父子兄弟之間，其能全其生乎？唐太宗初爲秦王時，功旣高矣，建成、元吉不知機，卒以取斃。古今一理也。若謂常在水中，故斷其髮，文其身，以象龍子，而不見傷害，則其說疎矣。前漢地理志曰：粵地牽牛，婺女之分野也。其君禹后，帝少康之子，云：封於會稽，文身斷髮，以避蛟龍之害。蓋文身斷髮者，粵俗之所好也，非避蛟龍之害也。班固誤訓其文，故應劭注史記有象

龍子之語耳。

耐祭奪爵

前漢景帝紀曰。元年。高廟耐。張晏注曰。正月旦作酒。八月成。名曰耐。耐之言純也。武帝紀曰。元鼎五年九月。列侯坐獻黃金耐祭宗廟不如法。奪爵者百六人。服虔注曰。因八月獻耐祭宗廟時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也。顏師古注曰。耐。丈救反。三重釀醇酒也。觀國觀古之諸侯。自非大惡不道。則不至於奪爵失侯。今耐金不如法。臯不至於奪爵。而武帝削奪之典。如此其重。讀食貨志。然後知其事有所因。志曰。南粵反。西羌侵邊。齊相卜式上書。願父子死南粵。天子下詔褒揚。賜爵關內侯。黃金四十斤。田十頃。布告天下。天下莫應。列侯以百數。皆莫求從軍。至飲耐。少府省金。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。按武帝數事征伐。末年國耗民貧。四方騷然。及南粵反。西羌侵邊。中國困乏。卜式知其危。故身先以率天下。武帝擢式既峻。欲以此動諸侯。而覬諸侯之來應也。然諸侯憚於從軍。各自願望。莫有應者。武帝因此發怒。乃以耐金不如法。而列侯奪爵者百餘人。此在漢法未之有。特以私怒而加威。故耐金之臯雖輕。而削奪之典特重。權一時之宜可也。非不刊之法也。古之舉賢不當者。削爵黜位而已。古之五刑。犯淫者待之以宮刑。司馬遷坐舉李陵降匈奴而下蠶室。其臯與刑頗不從類。觀國按。裴駟注史記太史公自序引衛宏漢書舊儀注曰。司馬遷作景帝本紀。極言其短。及武帝過。武帝怒而削去之。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故下蠶室。有怨言。下獄死。張晏曰。遷歿之後。亡景紀。武紀。元成之間。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。由此觀之。則司馬遷坐舉李陵而下蠶

室。實武帝私忿之刑。故臯與刑所以不從類也。景帝之紀亡。則知當時諱其書無敢傳者耳。

度曲

前漢元帝紀贊曰。元帝多材藝。善史書。鼓琴瑟。吹洞簫。自度曲。被歌聲。應劭注曰。自隱度作新曲。臣瓚注曰。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。顏師古注曰。度音大洛反。觀國按。贊所謂自度曲者。能製其音調也。被歌聲者。以所製之音調播之歌聲。而皆合其節奏也。臣瓚以爲歌終更授其次者。誤矣。蓋歌終更授其次者。歌曲也。後之文士多援臣瓚之說。以度曲爲歌曲。故張平子西京賦曰。度曲未終。雲起雪飛。則以度曲爲歌曲矣。杜子美陪李梓州泛江詩曰。翠眉縈度曲。雲鬢儼分行。亦用爲歌曲矣。徐陵曰。奏新聲於度曲。唐書段安節善樂律。能自度曲。此乃元帝自度曲之本意也。

令甲

律令有成法者。文士皆稱曰著於令甲。觀國按。古之律令書。有甲乙丙丁之篇次。故前漢書音義曰。令有先後。有令甲令乙令丙。前漢蕭望之傳曰。永惟邊境之不贍。故金布令甲曰。邊郡數被兵。流離飢寒。令天下共給其費。顏師古注曰。金布者。令篇名也。令甲者。其篇甲乙之次也。後漢章帝紀。元和元年七月。譚曰。令丙。筆長短有數。章懷太子注曰。令丙爲篇之次也。蓋筆令在令丙之篇故也。然則古之法書。以甲乙丙丁分其篇次。而其事則各有目。舉其事則兼舉其目也。若不問其事之在何篇目。而一概稱曰著於令甲。則非也。世之巫祝之符。有急急如律令之語。李濟翁資暇集曰。令音平聲。律令者。雷部中鬼名。能疾行。故

符咒者以爲言。觀國按：漢以來朝廷行詔敕約束之文，其末必有餘如律令之語，蓋約束該載不盡，餘事自有律令常法，但言如律令，則庶曰自舉矣。巫覡符咒之語，其告誡鬼神，亦猶朝廷之告誡臣民也。故符咒亦有如律令之稱。朝廷約束之文，未必有敕字，故符咒如律令之末，亦用敕字，此其可見也。豈有朝廷詔敕約束之文，引雷部鬼名以喻其疾速者乎？濟翁誤矣。揚子法言曰：或問先知曰：不知知其道者，其如視忽忽眇綿作炳。先甲一日易，後甲一日難。觀國按：甲者教令之始也，當民未犯，故先甲一日以示之，則易及民已犯而後令之，則晚矣。故後甲一日以示之，則難。此答先知之問，故有先後難易之言也。易蠱卦曰：先甲三日，後甲三日。巽卦曰：先庚三日，後庚三日。觀國按：甲主仁，庚主義，先甲後甲者，先後皆以寬令示之也。先庚後庚者，先後皆以嚴令示之也。先王之於民，始則三令五申之，而猶有犯焉，乃刑之而不疑，所以取信於天下，慎之至也。前漢武帝紀：元鼎五年詔云：易曰：先甲三日，後甲三日。朕躬飭齋戒，拜祀於郊。觀國按：先甲三日爲辛，後甲三日爲丁。言自新丁寧，以臨祭祀，故舉先甲後甲之文也。春秋宣公八年六月辛巳，有事於太廟，又成公六年二月辛巳，立武宮，又十七年九月辛丑，用郊，又昭公二十五年七月上辛，大雩，季辛，又雩，又襄公元年夏四月辛巳，郊，尙書武成篇曰：丁未，祀於周廟，召誥篇曰：丁巳，用牲於郊。後漢禮儀志曰：正月上丁，祀南郊，凡此皆用辛丁之日以接事，蓋古法也。

開元錢

今之錢中，開元通寶錢最多，俗或謂是唐明皇開元年號所鑄錢，背有半月手甲文，俗謂是楊妃甲痕，皆

非也。按唐書食貨志曰：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，有司進錢模，太穆皇后誤以指甲損其模，遂鑄甲文，蓋開元者，唐高祖所撰錢寶之號，非年號也。自古未有以年號鑄文者，惟唐乾封元年鑄乾封重寶，以一當十，又乾元初鑄乾元重寶，以一當十，復鑄重輪乾元錢，以一當五十，此皆因經費不足，權宜而行之，未幾皆寢罷，然則終唐三百年，皆鑄開元通寶錢，毋怪乎此錢之多也。至五代有天祐、天福、唐國等錢，而本朝始專以年號鑄錢，然宋通元寶、皇宋元寶，非年號，宋通乃開寶時所鑄，皇宋乃寶元時所鑄，蓋錢文不可用二寶字，故變其文也。

戊己校尉

前漢西域傳曰：元帝置戊己校尉，屯田車師前王庭。前漢百官公卿表曰：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己校尉，顏師古注曰：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，惟戊己寄治耳。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，故取戊己爲名也。有戊校尉，有己校尉，一說戊己居中鎮護四方，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，撫諸國也。後漢西域傳曰：武帝時西域內屬，有三十六國，漢置校尉領護之，宣帝改曰都護，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，屯田於車師前王庭。章懷太子注引漢官儀曰：戊己中央鎮護四方，又開渠播種，以爲厭勝，故稱戊己。觀國按：西域自有都護以統之，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，屯田於車師前王庭，則都護之外又添置戊己二校尉，是戊己校尉爲都護之屬官也。所置校尉專主屯田於車師前王庭耳，鎮護四方則非其任也。蓋戊己土也，屯田以耕土爲事，故取戊己爲名。既專主屯田於車師前王庭，則有常居矣，非寄治也。前漢西域傳曰：都護治烏孫壘，城於

西域爲中都護治焉。以此觀之。則居中鎮護實都護之職。戊己校尉所不預焉。況車師王庭亦非西域居中之地。諸家訓說皆非也。厭勝之說尤謬。所謂戊己二校尉者。若後漢耿恭傳曰。以恭爲戊己校尉。屯車師。後王部金蒲城。關寵爲戊己校尉。屯前王柳中城。此類是也。

慮囚

前漢雋不疑傳曰。不疑爲京兆尹。每行縣錄囚徒。顏師古注曰。省錄之。知其情狀有冤滯與否也。今云慮囚。本錄聲之去者耳。音力具反。而近俗不曉其意。訛其文。遂爲思慮之慮。失其源矣。觀國按。前漢後漢皆稱錄囚。唐史五代史皆稱慮囚。二字皆是也。錄者省錄之也。慮者謀議之也。周禮朝士。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。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。鄭氏注曰。慮謂謀也。謂當圖謀緩刑貶減也。兩無正詩曰。昊天疾威。弗慮弗圖。舍彼有罪。既伏其辜。鄭氏箋曰。慮圖皆謀也。由此觀之。則史言慮囚者。謀議之欲不失其情也。顏師古乃謂近俗不曉其意。訛爲思慮之慮。失其源。蓋師古未嘗稽考。而遽生非訾耳。

同姓

史記本紀。虞舜父曰瞽瞍。瞽瞍父曰蟠牛。蟠牛父曰句望。句望父曰敬康。敬康父曰窮蟬。窮蟬父曰帝顓頊。又夏禹之父曰鯀。鯀之父曰帝顓頊。觀國按。舜禹同時人也。同出於顓頊帝之系。是爲同姓。然自顓頊歷六世而至舜。自顓頊歷二世而至禹。何其遠近不等之甚耶。其世次脫誤。司馬遷不能究。而又不言闕疑。故後世無所考焉。蓋自戰國迄於秦火。譜系散亡。而同姓異姓。混而無別。春秋左氏傳曰。昔周公弔二叔。

之不咸。故封建親戚。以藩屏周。管、蔡、郟、霍、魯、衛、毛、聃、郕、雍、曹、滕、畢、原、鄆、郈、文之昭也。邾、晉、應、韓、武之穆也。凡、蔣、邢、茅、胙、祭。周公之嗣也。蓋文之昭十六國。皆文王子。爲文之同原也。武之穆四國。皆武王子。爲武之同姓也。周公之嗣六國。皆周公之同姓也。同姓不可爲婚。所以別人倫也。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。君取於吳爲同姓。謂之吳。孟子君而知禮。孰不知禮。蓋吳實秦伯之後。與魯同姓也。魯昭公取吳姬。是爲取同姓。魯人諱取同姓。故謂之孟子。孟子其字也。春秋哀公十二年五月甲辰。孟子卒。不書姓。不稱夫人。不言薨。不言葬。小君皆因魯人諱之。春秋不改。但書曰。孟子卒而已。以言其不用夫人禮者也。左氏傳曰。晉侯有疾。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。且問疾。叔向問曰。寡君之疾病。子產曰。內官不及同姓。男女辨姓。禮之大司也。今君內實有四姬焉。其無乃是也乎。四姬有省。猶可。無則必生疾矣。杜預曰。同姓姬四人。春秋之際。同姓之禮已紊矣。晉假道於虞。以伐虢。宮之奇諫曰。秦伯、虞仲、太王之昭也。虢仲、虢叔、王季之穆也。爲文王卿士。勳在王室。藏於盟府。將虢是滅。何愛於虞。且虞能親於桓、莊乎。桓、莊之族何罪。猶尙害之。況以國乎。杜預曰。桓叔、莊伯之族。晉獻公之從祖昆弟。獻公患其偪。盡殺之。當時同姓猶路人也。無罪而且殺之。而況於婚。豈有禁哉。前漢元后傳曰。王莽自謂黃帝之後。姓姚氏。八世至舜。以媯爲姓。至周。封於陳。爲胡公。十三世奔齊。姓田氏。田和有齊國。稱王。至漢失國。齊人謂之王家。因以爲氏。後徙魏郡。元城。爲魏郡人。王莽傳曰。莽妻宜春侯王氏女。顏師古注曰。王訢爲丞相。封宜春侯。傳爵至孫咸。莽妻咸之女。莽傳又曰。姚媯、陳田、王氏凡五姓。予之同族也。皆以爲宗室。其元城王氏。勿令相嫁娶。前漢王訢傳曰。訢代車千秋。

爲丞相。封宜春侯。薨。子譚嗣。譚薨。子咸嗣。王莽妻卽咸女。顏師古注曰。莽本以與譚姓不同。祖系各別。故爲婚娶。觀國按。莽自敍曰。齊人謂之王家。因以爲氏。後徙魏郡元城。爲魏郡人。蓋雖徙元城。爲魏郡人。然得王姓。則自齊也。王訢傳曰。王訢。濟南人也。訢雖無家譜可考。然據列傳云。濟南人。則是亦齊之王氏也。訢。莽同爲齊之王氏。則同姓矣。若夫以元城。濟南爲異。是異居也。非宗異也。

後漢一 字名

後漢書人名惟一字。無以二字爲名者。觀國按。前漢匈奴傳曰。漢造設四條。遣中郎將王駿。王昌。副太尉甄阜。王尋使匈奴。班四條與單于令奉行。時王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。因使使者以風單于。宜上書慕化爲一名。漢必加厚賞。單于從之。上書言幸得修藩臣。竊樂太平聖制。臣故名囊知牙斯。今謹更名曰知莽。大說。白太后。遣使者答諭。厚賞賜焉。又前漢王莽傳曰。莽念中國已平。惟四夷未有異。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。重賂匈奴。單于使上書言。聞中國譏二名。故名囊知牙斯。今更名知。慕從聖制。由此觀之。則是平帝時。莽奏中國不得有二名。故後漢人皆以一字爲名也。莽雖篡敗。光武中興。而漢制則不改。故終後漢之世人。惟一字名也。

無害

史記蕭何。沛豐人也。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。注引漢書音義曰。文無害。有文無所枉害也。律有無害都吏。如今言公平吏。一曰無害者。如言無比。陳留閒語也。前漢蕭何傳服虔注曰。爲人解通無嫉害也。應劭注。

曰。雖爲文吏而不刻害也。蘇林注曰。無害若言無比也。一曰。害勝也。無能勝害之者。晉灼注曰。酷吏傳。趙禹爲丞相。亞夫吏。亞夫曰。極知禹無害。然文深不可居大府。蘇說是也。顏師古注曰。害傷也。無人能傷害之者。觀國考諸家說。或曰。無所枉害。或曰。無比。或曰。無嫉害。或曰。不刻害。或曰。無能勝害之者。或曰。無人能傷害之者。然皆未當也。文無害者。謂不侮文。則不害法也。不侮文。不害法。則公私平允。而稱爲能吏矣。史記酷吏傳。減宜以佐史。無害給事。河東守府。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。見宜無害。言上。召爲大廩丞。又張湯給事內史。爲寧成掾。以湯爲無害。言大府。調爲茂陵尉。又杜周爲廷尉史。張湯數言其無害。凡此皆以不侮文。不害法。而見稱於時也。凡不侮文。不害法者。持文必深。若非有道以輔之。則皆爲酷吏矣。蕭何能輔之以道。故不沈於刀筆之間也。

戈船

前漢武帝紀。元鼎五年夏四月。越王相呂嘉反。秋。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。下湟水。樓船將軍出豫章。下滇水。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。出零陵。下離水。張晏注曰。越人於水中負人船。又有蛟龍之害。故置戈於船下以爲名也。臣瓚曰。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。因謂之戈船。顏師古注曰。以樓船之例言之。則非爲載干戈船。此蓋船下安戈戟。以御蛟龍水蟲之害。觀國按。今全桂二州之間。有陽海山。有水自山出。至山下則分流爲二。其一向南流者爲離水。其一向北流者爲湘水。其地在漢屬零陵郡。二水皆石險。而離水南過桂林入蒼梧。尤爲峻澀。蓋兩山之間。亂石湫水。或石灘延亘。屈曲湍瀉。舟之行也。縈回避石。阻礙。